



红辰族

千柔◎著

依偎的玫瑰



Qian Rou

千柔
言情系列
小说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9021417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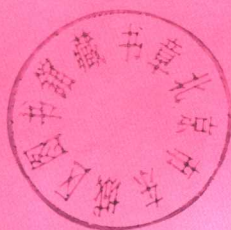
红唇族

Hearts
CHUNZHU

千

柔◎著

依偎的玫瑰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I241.7
2002.2

561351.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唇族/千柔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0.1
(千柔言情系列小说)
ISBN 7-5039-1925-6

I. 红… II. 千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0755 号

千柔言情系列小说

红唇族

(4 册)

千柔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万泉寺甲 1 号

邮政编码:100073

江苏吴县市文化印刷厂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2 字数:415000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925-6/I·821

定价:39.20 元(全 4 册,每册 9.80 元)

内 容

提 要

她是大山里的淘金匠。

他是城市里的医学专家。

他们生活的轨道，像两条平行线，似乎永远不可能相交。

是天意的促成，他在一次暴风雨中失足落水，被她救进了她的世界；平行线的终端，居然汇聚成了一点。

尽管她坦率乐观，却深藏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；而他高傲坚强的内心之中，也常颤抖着飘泊失根的苦痛。也许爱情能医治人生的创伤。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两个迥然不同的人“写”下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。





依偎的玫瑰

目 录

1. 她救了一个男人 1
2. 老姑娘的心事 10
3. 这个男人真酷 22
4. 初 吻 37
5. 野玫瑰的滋味 53
6.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65
7. 分 离 79
8. 他为她心疼 90
9. 想爱又不敢爱 104
10. 冒 险 123
11. 他要当个大男人 138
12. 意乱情迷 152



1 她救了一个男人

凯丽珂猛然惊醒过来。她不知道自己坐着打盹了多久，侧眼往外望去，侵袭这个山区的暴风雨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。正凝思间，一道闪光骤然直往木屋直射而来，随着雷声隆隆而作，激起她内心一阵烦躁。她不喜欢暴风雨，因为每逢这种天气，总有一股莫名烦躁与慌乱的感受啃蚀着她，而漫天风雨也不容许她寄身山涧峡谷，借工作消耗满身无以发泄的精力。

她从沙发上站起身来，添了根木柴到壁炉里，又点亮了煤油灯，屋内随之一亮。这是一栋很古老但却盖得很坚实、很宽大的木屋；虽然后人沿两侧各加盖了一间卧室，但仍给人整体的感觉，远从山脚下便吸引住人们的视线。凯丽珂自小便生长在这里，由于老祖父固执守旧，屋内摆设始终一成不变，仍充盈着她祖母与母亲的





气息，给她一种浓厚的归属感，即使经常只有她一人在屋里，也从不感到寂寞。她很了解也颇尊重老祖父不愿改变的心理，但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引进电源，并添加一间浴室，则于愿足矣。

她走到书桌旁坐了下来，心不在焉地检视桌上堆着的金矿石；不时还叹口气，瞄瞄窗外一片蒙蒙烟雨。这真是一个反常的季节，前廊上的老母鸡没有在晚春孵蛋，却捡在这初秋时分才加紧生产；而寒冬刺骨的暴风雨也一反常态，提早侵袭了整个山区。这时，堂前老母鸡突然像受到惊扰般，咕咕叫嚷起来。她凝神倾听，在雷电交加的前廊内隐约传来一阵阵狗吠声。她站起身往窗外瞧去，但灰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，看到的只是玻璃上反射出她一张柔和的脸庞。这是一张拥有神秘气质、引人侧目的脸蛋，似乎带些多年来徜徉山间、傲然自立所蕴育的天然神韵。她披上一件陈旧的雨衣，往前廊走去；举目四眺，广阔的台北山区尽收眼底；在狂风骤雨中，小木屋犹如一叶孤舟，给她庇荫与掩护。

她的背脊自然挺直，紧身粗布裤勾勒出她均匀修长的双腿，膝下则穿着一双长靴，一头浓密褐发整齐地编在身后，与浑然天成的身材有如一体。还有那一双深沉、泛着银彩的灰色双眸，宛如贯穿山间的隧道，给人谜样的感觉；也衬得她两颊曲线分明，自然流露出她卓然屹立的本性。她的嘴唇则在刚毅之外，更添几分柔情，是除了她双眸以外，最引人流连注目的。熟识她的人，都会不自觉为她的活力所吸引，但她长到 28 岁，却从没有人品评过她是否真的美丽？！凯丽珂怀疑自己的

美貌，但却早就感觉到自己与周围人均有所不同，包括她的老祖父凯斯金以及老表姐温妮、表姐夫简伯达在内，似乎每个人都缺少她所具有的那份味道。

突然一阵狂吠声打断了她的沉思。只见一只小狗窜出雨幕，在她面前急躁地跳上跳下，一面还悲鸣不已。从它颈项间摇晃的名牌，可以推测这不是一只漫游山区的野狗，只能是某位游客遗失的家犬。

“嘘！嘘！”凯丽珂想安抚它。可是小狗听见她的声音，不但没有安静下来，反而更激动地跑上跑下。一会儿跑上廊前台阶去冲着老母鸡狂吠，一会儿又跑下阶梯直奔屋前上涨的河道，不时还在她身边绕着、吠着。

凯丽珂无奈地摇摇头。她一向不喜欢射杀野狗，甚至那些成群结队危害农舍的野狗，她都不忍心加害。她只希望这只小狗能安静下来，好让她安置到屋子里，等雨过天晴以后再想办法去找那狗主人。

正在无计可施，小狗又冲向河边。凯丽珂这才注意到河旁倒下的庞然巨树。只见那只小狗跳进激流，顿时消失在巨木的枝叶间。凯丽珂对它这种缺乏生存本能的自杀行为颇感意外，也深为不解。望着连根拔起的巨木深陷河床，她又不禁联想到自己的淘金工作，在凹陷的河床上，应当是个很好的淘金地点。

一会儿，那只小狗却又浮出水面，在树干上呜咽地走来走去。它怪异的举止终于引起凯丽珂的警觉。她小心翼翼地越过河边沙丘，走到河岸，往水里瞧去。在滂沱大雨中，她看不见那只小狗，但却不时听见它哀鸣的声音。她努力搜寻着，忽然看见水面漂浮着一只人脚，





她吓得倒抽一口气。顺着看去，最后，她才看到倒压在树干间的一个男人。

凯丽珂绕过丛杂的树根，涉入水中，顺着树干，慢慢走到夹缠在枝干间的黑发男子身旁。她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那男人从纠结的枝叶中解脱出来。可是这时，失根的巨树因承受不住湍流河水的冲击，挟着大堆泥沙开始往下游缓缓漂移。凯丽珂连忙紧紧抓牢那陌生男子的衣襟，蹒跚地拖往岸边。等到达岸边，那陌生男子立即变得又湿又重，拖也拖不动。好不容易把他弄上平地，凯丽珂已上气不接下气，倒卧在岸上边了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才回过神来。刺骨的风雨又开始肆虐，望望身旁一动也不动的他，凯丽珂怀疑他是否还活着？微颤着，她伸手按住他胸膛，似乎可以感受到缓慢迟滞的心跳，她不禁松了一口气。凯丽珂翻转过他身子，想让他吐出腹内积水，但无意间她瞥见那人头上的一道伤痕，知道这人是被击昏以后落水，她又急忙扳回他身体，并用力摇着，高声叫唤，希望那人能恢复一些神智。

“你听见我讲话吗？是不是就你一个人落水？”只见那男子的头无意识地垂落胸前，毫无反应，凯丽珂无奈地跪跌在泥泞中。突然她又想，或许从那人皮夹中，可以推断出是否有妻子儿女同时遇难。但搜遍全身，除了烂泥，没有皮夹、没有钥匙、甚至连一分钱也没有。

凯丽珂这时全身湿透，蚀骨的寒意更沁入心扉。但既然眼前这名陌生男子毫无清醒的迹象，她只好把他连同他的狗暂时留在岸边，到储仓里去找老祖父帮忙。她一路走，一路祈祷，希望老祖父不要像往日一样又烂醉

如泥才好。她早已习惯她爷爷沉湎往事、耽于饮酒的作风，只因为他总显示出一副悲衰老人的凄凉晚景，所以非不得已，凯丽珂极少加以干涉。

她推开仓门，悄悄往里面望去。在柔和的煤油灯下，可以瞧见老祖父灰白的后脑正靠在劈柴的木桩上。

“爷爷，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我刚刚在河边发现一个陌生人受伤昏迷了，你帮我把他抬到屋里好吗？”

凯金斯轻轻呻吟了一声。凯丽珂内心一沉，她的宝贝爷爷又喝醉了，而且好久没见他喝得这么醉了。她往储仓内走去。

“我一直在叫你！”凯斯金一向低沉浑厚的声音显得特别虚弱。

凯丽珂一惊，“爷爷，你生病啦？”她走到凯斯金身旁跪下来，觉察到他两腿怪怪的，一只腿还压在身下，“你摔倒了吗？”

看到她爷爷痛苦紧闭的双眼，凯丽珂其他一切都顾不得了。凯斯金强忍着剧痛，呻吟道：“我在劈柴，劈到脚指了！”他连喘几口气，“斧头偏了。刚才整整有5分钟都感觉不到痛！”

凯丽珂说不出话来。她再看看他的腿，并抽出压在底下的脚查看，一阵不祥的感觉冲上她脑门。她爷爷已自行将靴子脱掉，并且还用腰带紧绑止血。“我得去找人帮忙！”凯丽珂强忍住一阵昏眩的感觉。

凯斯金摇摇头，咬着牙勉强由牙缝中说道：“等你回来，我早血流过多，到阴曹地府报到了。你必须先帮我把伤口烤焦止血。”





“烤焦？”凯丽珂轻呼，“我不敢！”

凯斯金猛然张开双眼，湛蓝的眼睛内布满了痛苦，“你不敢就回屋里去，让我一个人清清静静地等死。”他语气没有夸张，不这样做，他只有认命。

凯丽珂知道多说无益，只好用两臂撑起她爷爷，半拖半扶地回到屋内。

接下来一个小时，蒙蒙眈眈地仿佛在云端度过，凯丽珂机械地做她该做的事，连她爷爷的辗转呻吟也无力顾及。

支撑到最后一刻，凯丽珂跌跌撞撞地冲出老祖父房间，酸软无力地摔倒在最近的一张椅子上，两手抱住头，陷入近乎昏厥的状态。这时在她脑里一阵不安的感觉牵扯着她，好像有什么事还没有做完。她双眉轻锁，抬起头望着煤油灯发愣。远远传来小狗的吠声，她跳了起来，她忘了那陌生人了。

她责怪自己把他扔在岸边这么久，风雨交加下，那人可能早就死了，若不死于肺炎，也可能为倾盆大雨所淹死。她箭一般飞奔出去，内心慌成一团，肇祸的大树这时已被河水冲得不见踪迹，弥漫的洪水并已开始淹上陌生人晕死的身体。凯丽珂及时赶到，立即从背后紧紧抱住他，奋力往上坡拉去。这男人既重又大，失去意识的身躯丝毫使不上力。再加上天雨路滑，凯丽珂拖着这陌生人，只求别让他死去！至于上帝，她早已对它失去信心，不再有求于它了。

她不敢在半途耽误一分钟，或休息喘口气，因为她知道一旦停下来，她就再也无力拖起他了。当她终于把

他拖到壁炉前，反身去关门时，跟在后面护主有功的小狗，却先她一步溜到炉火边躺了下来。她一向最不能忍受小狗一身湿淋淋的臭味，但看它一副可怜相，也只有任它去了。

她跪在陌生人身边静静凝视着他。他的脸刮伤了，惨白泛青、了无生气，使人难以看出他真正的长相，或是猜测出他的真正年龄。不过，他是自己从河中，也可以说是从死神手中救回来的，所以就这一点而言，他是属于自己的。凯丽珂不由得兴起一种占有的欲念。

蹉跎至今，她紧紧守住自己的一段秘密，並惟恐人知。她所住台北山区，民风保守，她不敢想象一旦洞房花烛，拆穿她并不像她外表这般纯洁时，她日后将何以自处，所以她干脆摒弃婚姻，从不同男人来往。

但是此刻凝视着眼前这个男人，紧锁的心扉却再也止不住满腔的热情，她让自己身心像脱缰的野马一般神驰着。她希望他清醒过来，同自己说话，她更想看看他睁开的眼睛。在等了半天仍一无反应后，凯丽珂只有坐下，脱掉靴子，开始呵护这条捡回来的生命。其实她全身又湿又脏，恍如浩劫归来，但是一股莫名的精力却油然而生。她必须赶紧整理出头绪，好出发去请大夫。

她将炉火升大，并把棉被、毛巾拿到暖炉上烘烤。接着便开始清洗与包扎工作。当她用毛巾轻擦他脸部与颈部时，注意到他有一头浓厚的黑头发，至于五官则更加不俗，引人遐思。她用剪刀剪开他的衬衫，发现他伤痕累累的胸膛上覆满一层深色卷曲的胸毛。她一面忙着，口里一面还同他讲个不停，她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





唤回他失去的神智。

她深深吸一口气，开始剪开他的长裤，每裸露出一分，都让他觉得他身上每一寸都是那么匀称。当只剩下内衣时，她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埋头剪开了。她试着不去看他，可是却又忍不住。她面色发红、全身躁热、内心充盈一种难抑的需求。即使毫无所觉地躺在炉火前，这个男人仍旧具有刻骨铭心的震撼力。她微带羞怯地赶紧用棉被把他全身上下包紧，并将枕头垫在他头底下。忙完这一切，她便开始换上干衣服，准备去请医生；由于好奇心，她每隔几分钟都忍不住跑去瞧他两眼。

她极力克制着自己，但总情不自禁用手去抚摸他。摸他柔软卷曲的黑发、棱角分明的脸颊。同时，他身上散发出来强烈的男性气息，更令她神往着迷。

“哟呵……有人在家吗？”

凯丽珂猛然抽回游移在他胸口的手，一阵羞耻的感觉侵向她。她立即起身往门口走去。

在门外，她好友裘贝的大儿子朱加比正全身湿淋地等在那里。加比今年才11岁，但是同他父亲朱达隆一样高头大马，只有浅白肌肤与天使般的脸蛋是来自母亲的遗传。凯丽珂很喜爱他，虽然她恨极了他的父亲，但并没有让那份恨意横在其间。“加比，你不上学，淋着大雨到处乱跑干什么？”她一把将加比拉入屋内。

加比看她失去平日自持的神情不禁睁大了眼睛，而当他再看到壁炉前棉被包着的一个男人时，更是两眼圆睁。“上帝！你杀死他啦？他是不是抢你的金子？哇塞！镇上的人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可就有好戏看了哦！”

“加比，你安静一点好不好？这人是我从河里救起的。我没听见卡车上坡的声音，你是跟谁一起来的？”凯丽珂力持镇静，收回游走的心思。

加比东张西望，半天才答理她，“跟我妈，我们车停在河对岸，因为有棵大树卡在桥底，桥摇晃得很厉害，妈不敢开过来，妈想问你有没有看见爸？”他神情尴尬地垂下头望着地下，“他一夜没回家，妈和我出来找他。”他声音中似乎透出一丝怨恨，但马上又消失了。

“我没看见他。”而且最好别让我在这里看见他，凯丽珂心里想着，“你听好，加比。老祖父出了点意外，而且，”她指着壁炉前躺的人，“这个人也需要看医生。我要你到山下，告诉你妈，赶紧去把魏大夫请来，快去！”她把加比推到门外，不让他再发问，“快跑！”加比把头缩近外套，连奔带跑而去。

看到加比转个弯，消失了身影，凯丽珂方转身近屋，并回房整理自己的床铺，准备让陌生男子休养之用，她根本没想到魏大夫有送他入院的可能。





2 老姑娘的心事

凯丽珂对自己的工作深具信心，自诩是位合乎潮流的淘金匠。但是对于自己生为女儿身，则始终没有建立价值观。她对于男女交欢一事，由于曾受创伤而避之若邪。但在看护这名陌生男子时，蛰伏多年的情欲却如雨后天春笋般滋长，几乎冲破理智的防线。

在她一向严谨的生活中，涂脂抹粉与穿金戴银均与她无缘；但是迫于工作需要，日晒雨淋和风餐露宿的经验却可不少，所以她在保养肌肤方面比一般女性尤为重视，也是她惟一纵容自己尽情享受之处。她选用的保养油和美容皂都是带有欧薄荷与百合香味的，因为她感觉这两种香味是大地的芳香气息，不但让她感到清爽洁净，而且赋予她神秘与独特的格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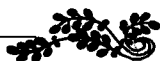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暂时无事可做，她开始渴望沐浴更衣，除去一

身污垢。当她确信她的两个病人都安睡无虑后，便拖出暖炉后的浴盆开始清洗。她先仔细洗了头发，随后便坐在浴盆内把头发编好，同时，她尚不时注意屋内外的动静。老祖父的鼻息一直沉重不安，反之那陌生人虽略嫌微弱，却颇平稳。这时，陌生人突然低低呻吟了一声，凯丽珂立即跳起身来，急忙奔到他面前跪下查看，百合油的香味跟着她洒了满屋。她把被子挪开一些，轻轻执起他双手。他手指修长、手掌平滑，是一双看来能干、摸来舒服的手，她静静欣赏着。同时，她也注意到他的左手上并没有戴着结婚戒指。

她注视着他的脸逐渐回复生气，露出个性来。突然，软软握在她手中的一双大手用力反握住她的手，凯丽珂一震，恍如电击一般。

马艾礼知道自己正逐渐清醒过来。他所搞不清的是，他究竟身处阴间或者阳世。他只觉得太阳穴随着脉搏跳动有如针刺一般，一针又一针地，疼得他睁不开眼。他可以感受到四周有他熟悉的木头燃烧的味道与煤油灯味，另外还有一种像鲜花似的味道，他却辨认不出来。紧裹在一片干爽与温暖里，他仿佛记起锥心透骨的寒意，以及永绝人世的惧意。他不想死，虽然他正步入一条死胡同，但是仍然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完成。

他浑身疼痛难忍，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。似乎经过好几个小时，他才终于勉强张开双眼，刚开始他什么也看不见，他确信自己即使没有死也瞎了。但逐渐地，眼前景象慢慢化开，他看见了有如水神般裸露的光泽胴体。这时耳边响起了仙乐般柔和的声音，“你是





谁?还有谁同你在一起?”

他判断自己是活着的，只是脱离了现实世界。他想点头作答，但头痛欲裂，动弹不得。他只好逼着自己出声：“山姆。”

她看到他的唇在动，便凑过身去倾听。她的前倾动作使她裸露的双乳触到了他手臂。她弹跳回身，为两人的亲密举动羞得两颊通红，连忙抓起棉被一角遮住自己。“你是说还有一个男的吗？”她的声音发颤。

艾礼不禁为这悦耳的女高音神往。他再度使尽全身力量咕哝一声：“狗。”说完这句话，眼前的一切又回复蒙眬，直到一片黑暗包围了他。在黑暗里，历历如绘的往事闪过心头，他仿佛又变成一个小男孩，而安修女正命令着他：

“到厨房去，去找苏修女。等会儿我再叫你。”

他不想记起这一切，他希望这种种都从记忆中消失。但是，他还是听到自己的答话：“但是，今天修道院不是开放吗？会有很多人前来认养小朋友的，如果我躲在厨房，他们怎么看得到我呢？”他的胃紧缩一团。他老早便计划、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

“他们是来认领小婴儿的，大孩子他们不要。”安修女解说着，“你已经7岁，都快变成大人了。”她微笑着望着艾礼，“听我的话，到厨房去。”

他不情愿地往回走了一步，“但是，修女，”他绝望地抗议，“爱伦还不是被认养了，他都已经9岁了。”

安修女象牙色的脸庞微微涨红，“你就是不能让人